

作家海明威有所谓的“冰山理论”，其要点在于“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，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”，也就是说，作家笔下的可见文字其实只有“八分之一”，而“八分之七”的思想、情感隐藏在那些文字背后，其中包括行为、应对方式、感受、观点、期待、渴望、自我等不同层次。主持人亦然，当主持人面对镜头侃侃而谈时，个人的阅历、修养、学识、态度均一览无余，难以掩盖。北京人艺表演艺术家苏民先生将表演看成一个圆。这个圆里又包含了三个“同心圆”，除了“技巧”以外，“阅历”和“学养”两项占据重要位置。这一理论对节目主持也有启示作用。口吐莲花，滔滔不绝对于主持人来说其实并不难，难的是如何让自己的表述拥有充实的信息量和文化内涵，体现一个主持人的智慧和学养，避免说一连串流利的废话，从而彰显一个主持人的个性特点。就像“东方甄选”主播在直播推荐鲈

# 冰山下的一角

曹可凡

鱼时，引用某位作家平生“三恨”之说：“一恨海棠无香；二恨鲥鱼多刺；三恨红楼未完。”寥寥数语，将一个商业化的售卖注入些许文化元素，使之成为一种文化行为，引得公众关注。从这一例子可以看出，学养对于大众传播的有效达到，起到推波助澜作用。而阅历则是要随时以观察的眼光审视周围社会，而非沉浸于自身的生活小圈子。一个主持人所主持的节目或许会涉及文学、戏剧、影视、考古、社会、法律等不同领域，因此其职业生涯必须永远处于“更新”状态。虽然受制于时空限制，主持人难以成为每一个领域的研究专家，但至少应该做到“触类旁通”。就本人实践经验而言，自己的医学背景对于做主持人有利有弊，所谓“利”就是拥有敏锐观察能力和极逻辑思维能力；所谓“弊”就是缺乏“文史哲”系统学习。因此，每当接到一项任务，都告诫自己：这也是你第一次面对镜头；这也可能是最后一

前年我在一家医院疼痛科就诊，专家诊室里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伯，他对医生诉说带状疱疹后遗症引发的神经痛，痛得他彻夜难眠。这位女医生用两分钟问诊开方后，对老伯说要吃药打针。不一会老伯又折回诊室，来问医生，针是隔天打还是每天都要打？女医生沉下脸说，我刚才不是都说了吗？老伯似乎有点不好意思，喃喃地说，我有点忘记了。听到这话女医生喉咙更响了：“像你这样转身就忘的人，我就是再对你说十遍有用吗？”

最近我在小区绿地里，听到两位老人的对话。两位老妈妈也都有八十多岁的年纪了。一个说，现在腿脚越来越不好，下趟楼也变得困难了。一个说我现在手脚也不灵便，昨天烧菜时，儿子怪我把盐都撒在灶台上。前一个大妈接着说，过去我娘活着时，不大肯沐浴，我总怪她懒，现在我也有体会了，腿脚不方便，多动要喘气，沐浴就像做桩重生活，吃力得不得了。

这位老人是待自己有了切身的体验后，才感知到过去她老母亲的难处。那么那位女医生呢？也许我们也可以理解，她还未老，难

# 愿你被温暖照拂

徐慧芬

免体会不到老年人容易健忘。但医者的仁爱和慈悲呢，在她身上恐怕是要大打折扣的，因为她的冷漠。

由此想起两位泰斗级的医学大师为人治病的故事。一位是裘沛然先生，他晚年接诊了一位七岁的小病人，小病人患了肾病综合征，多处求医无效，病情已危急，是家人慕名从宁波赶到上海来找我裘先生的。担架抬到诊室放到地上时，裘先生立马跪在担架前对小病人把脉救治，这一跪让周围所有人为之动容，毕竟这是位九十岁的老人了。过后有电视台做节目采访裘先生时，边上的研究生提到了这件事，这位国医大师摆了摆手说，这有什么呢？救人也是分分钟的事啊！还有一位是陈灏珠先生，这位在心脏病学科大有建树的工程院院士，每每使用听诊器给病人听诊，有一个习惯动作，先洗好手，然后把听诊器握在手



尚处浅尝辄止阶段，但是，当你在不同领域辛勤耕耘时，某时某刻，或许会从“渐悟”跃升为“顿悟”，豁然开朗。主持人不是“短跑”，而是“长跑”，在一次又一次积累中，完成自我蜕变。故此，平日里也常常告诫自己，一要“以最快速度进入一知半解”，二是“薄积厚发”。在工作中学习，在学习中工作，尝试自我更新迭代，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，主持《斯文江南》的确是一次新的挑战。

《斯文江南》第一季涵盖绍兴、苏州、上海、杭州、宣城五个文化名城，数十位历史文化名人，前后涉及相关资料大约五百万字。作为主持人，不仅要在嘉宾和观众之间、文化学者与演艺嘉宾之间做好桥梁作用，在雅与俗之间把握好分寸，自身也要对所述人物，以及城市历史文化有着透彻的理解，在推进节目发展同时，可担纲内容输出者，但又要认定主持人在节目中“绿叶”地位，不能干扰学者与嘉宾正常表述，而只是起到拾遗补缺作用。就拿“通汇上海”那集来说，导演选取徐光启、李叔同、巴金和萧红。如何将这几位看似“风马牛不相及”的四位不同时期历史人物串联成一体，寻找出共同文化底色，颇费周章。经过近百万字文本阅读、研究，再加上过往积累，从上海这座城市自明代以来求真务实科学精神，海纳百川文化特质来

串起节目主线。譬如徐光启，过去单纯强调其对于《几何原本》翻译，但这次翻阅大量文献资料，并前往徐光启纪念馆实地考察，向李天纲等专家虚心求教，发现徐光启在水利建设方面和番薯种植方面厥功至伟，将南方水稻种植技术引至北方，而番薯的种植成功，导致明清时期人口剧增。此外，他对西方红衣大炮的引进，使得袁崇焕得以击退努尔哈赤的进犯。阐述弘一、巴金、萧红与上海的关系，则从1912年-1934年时间轴线上去寻找规律。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后，逐渐形成趋时创新和中西融合，商业意识和市民趣味的城市特征。弘一（1912年二度来沪）、吴昌硕（1912年）、梅兰芳（1913年）、巴金（1923年）和萧红（1934年）在短短二十余年相继来沪，可见上海对于全国各地知识分子的吸引力。我们力图从横切面分析文学艺术家在上海的创作，从纵切面梳理城市发展规律，以及人与城市相互关系。当然，主持人在节目最终呈现的可能仅仅只是案头准备的10%，但没有那冰山下的90%，便不可能做到从容淡定，娓娓道来。主持人不能沦为朗读文本的机器人，而是要依靠冰山下坚实的基石，庄严地主导节目目前推进。

冰山下的一角，是主持人螺旋式上升必不可少的推进器。

心里温暖，他对实习生解释说，这样才不至于让患者一接触冰冷的听诊器就猛地一惊。什么叫医者父母心？父母心即是慈悲心，这两位大师对病人的态度即是对“慈悲”最完美的诠释。

冰心老人曾说道，“爱在左，同情在右，走在生命的两旁，随时撒种，随时开花，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，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……”诗样的话语，使人悟道：爱和同情皆源自慈悲的心性，唯此才能给世间带来温暖和希望，这是慈悲的力量。

慈悲的表达样式有很多，有一种叫作置身地将心比心，站在对方的位置上，去体悟其人的难处和不易。比如那些走在人生冬季里的老人们，丢三落四，是因为记忆出了问题；行动迟缓，是因为关节不利；愁眉苦脸，是因为身上有痛；讲话唠叨，是因为渴望交流……倘若你有一颗善于体察的悲悯心，就能体谅这些老人们。有一首歌叫作《愿你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》，我想，这个世界若人人都能常怀慈悲，互递温暖，人类的险境或许大多能避免。



甘南扎尕那 (中国画) 马新林

# 诗四首

高昌



园竹吟

万竿拔地碧云飘，借得阳和抽翠条。  
风去穿枝看袅袅，雨来打叶听潇潇。  
含情有梦萦山谷，即兴随春过板桥。  
最喜清辉揉篆影，几回明月立中宵。

题八达岭

雄关俯瞰一瑶琴，天上风雷弦上音。  
人到长城呼好汉，诗从热泪问初心。  
燕山腊雪飞终古，大液春潮涌至今。  
昂首烽台奔怒马，苍峦幽壑碧云深。

纪念碑

人如苍叶归乡土，碑似青山矗万民。  
远志经尝千劫变，高风誓脱一方贫。  
阳光送暖回寒湿，春雨浇甘入苦辛。  
岂必生花传梦笔，感心深者在坚贞。

矿泉歌

穿林漱石自绵绵，大地深情发涌泉。  
万古甘滋清见底，五湖气象碧涵天。  
寒波映照浮明月，劫火生凉振素弦。  
洒爱分流九州去，嘉名最是众声传。

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前，农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赶网，不用时就挂在墙上或屋檐下。有闲时拿起赶网在就近的小河里随便这么逐几下，下饭菜就有了。赶网在日用品商店有售，它大小不一。记得绷好了的大号赶网两块八角一只，拿回去就好用。如果买了三分回家自己绷，起码好省三分之一的钱。城里那些喜欢捉鱼摸蟹的，或说家境窘迫的人，也会买了赶网改善伙食。不过，赶网都在河边上，赶来的鱼都不大，也杂，都是那些小鲢鱼、小鲫鱼、小昂刺鱼、小螃蟹，偶尔也会有黄鳝泥鳅，最多的则是大大小小的虾们，赶网网上赶不到大鱼。

# 赶网

汤炳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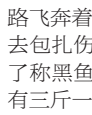
赶网的形状就像现在公园里常见的、上为半圆形，坐地为长方形的篷帐。它用两根比拇指略粗的竹竿对角交叉地把网左右及后面绷起来，留下正面敞开。在十字交叉的握手处竖一根竹竿，让一个绳扣宽松地扣着它，使它能上下活动，另一头将竹竿扎在网底的居中边沿，下网后用竹竿使网底紧贴河底，防止鱼儿漏网。起网时竹竿把住网门保持平衡，就怕网内的水一时来不及从网眼漏出而向网门外倾泻，致使到手的渔获脱逃。赶网一半的工具就是将鱼赶进网内的三角形的网镜头。这东西用自然长成的“人”字形的树杈最好，“人”的脚上装一根甘蔗般粗细、超出“人”脚大约15厘米的木棍。再加上一个鱼篓，赶网的配备就算完整了。



我赶网是眼红邻居居家赶网的那份收获和乐趣。刚开始父亲怎么也不同意，因为我不懂游泳，他怕我出意外。还有一个没说出口的原因是：买个赶网连带鱼篓要三块多钱。后来父亲见我在家门口的河里能游好几个来回了，他才咬了咬牙陪我去买了赶网和鱼篓。他说这是用开伙仓的钱买的。其实事后也证明，我每次出去赶网也从没空手回来。这也给了父亲些许宽慰。一次我见他烧好了的小鱼小虾中挑大的带到他上班的菜场里去，在办公室也是他的值班室里喝酒时，他指着碗里的鱼，对同事们炫耀：这是我儿子赶网赶的！

那年秋收在即，我去火车站南面的池塘里赶网。那季节塘里的水不太大，塘面上稀稀拉拉的野菱叶随风飘动。我走下池塘，面对塘岸，站在不到齐腰深的水里，左手放下网，右手张开后将网放下水，向着网内一顿急促地赶逐，等惊慌的水族们进网后起网，把收获一一装进鱼篓……当我正在享受这网起网落的快乐时，突然网里一阵火爆般的腾跃，掀起的水花直打到我的脸上。我一阵激动，庆幸撞上了大货！我急急起网，一条黑鱼险乎蹿出网外。我赶紧将网一拎，把黑鱼甩到了岸上，它挣扎蹦达着又滚下塘来。我一急，丢了手中的渔具，双膝跪挡黑鱼落入池塘，两手死死地将它抓住，走上岸后才小心翼翼地把它塞进鱼篓。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右膝盖被碗片划破正在渗血。我顾不得这些，拿起赶网一路狂奔着回家。父亲见状让我快去包扎伤口，他自己拿起秤棒称了称黑鱼两，满脸喜悦地说：炳，有三斤一两！当时黑鱼在议价市场上卖二块六到二块八一斤。我正想花钱买我们吃不起，自己捉的吃了吧。父亲却指着黑鱼头让我仔细看看，说看到七颗星了吗？你祖父曾对我说过，姓汤的人家不能吃七星鱼。我没见过祖父，也无法证实这话的真假，但我知道这鱼是我父亲足足半个月的工资，我也知道该怎么处理这条鱼了。

赶网，赶的是生活。



一个个悬在树上的大橙子，被火烧云映照得金灿灿的。火烧云就在我们眼前变幻，一会儿像公鸡打鸣，一会儿像骏马奔驰，生气时如惊涛拍岸，浪漫时又帘卷西风……

远处有一队收工的男劳力，有扛着铁锹的，有扛着空簸箕的，有肩扛着犁牵着牛的，此时，也一律停在一片金色中，仰头欣赏着这难得一见的瑰丽云天。他们并不知道，在我们的视野中，他们远远的剪影，静止在一条深色的地平线上，成了我们风景里的一部分。

欣赏火烧云时，我发现，在大哥的眼睛里，我一样能欣赏到美丽的火烧云。于是，我便一会儿看看西天，一会儿看看大哥的眼睛。一次，我看着大哥的眼睛问，大哥，那个尾巴后面跟着的像个啥动物？大哥不耐烦地说，你想

# 又见火烧云

约 草

看到啥，火烧云就会变成啥。我说，大哥，我想看个猪，怎么就看见了你。大哥恼了，一把将我推下草垛。

等我再攀上草垛，已接近吃晚饭的时间，全村的烟囱都吐出炊烟，升旗旗的。几十柱有远有近、高低参差的炊烟，被火烧云一染，仿佛被同化了，仿佛与那些西落的彩霞浑然一体了，仿佛这漫无边际的火烧云，就是从千家万户的灶膛里烧出来，爬过烟囱，攀上云天，融化在这无边无际的彩云里的。

太阳落尽，火烧云渐渐熄火，天渐渐暗下来。烟囱时不时地爆出几粒闪亮的火星，在火烧云的余香里扭动几下，再无踪迹。此时，远处传来外婆那被土烧酒伤害过的嗓音：阿佻头、阿佻头，稍稍（沪语：快点）回来吃夜饭啦。直到那一刻，火烧云才彻底谢幕，大地

熄灭，又一个白天倒下。

也有过几次，不用微信朋友圈提醒，推开西窗，火烧云烧得旺，风景这边独好。于是，迅速把手机夹在三脚架上，取了景，对上焦，点上视频中的延时拍摄模式，这样，能拍出火烧云快速翻滚的特效，如果倒放，还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。然而，不管怎么倒流，再也回不到小时候在故乡看火烧云的景象里了。镜头里，隔在我和火烧云之间，有远有近、高低参差的不再是被染红的炊烟，而是鳞次栉比的高楼。

可我，还是拒绝不了这些人见人爱的火烧云，在我心里，它是一种带着香味的视觉，通过它，我又能听到那个土烧酒伤害过的嗓音，又能感受那种故乡特有的烟火气。

责编：王瑜明

**十日谈** 闻南  
大自然的气息 那株耐力草。